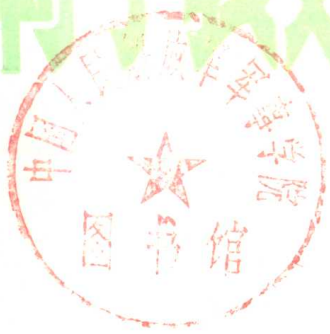




名利于我如浮云



名利于我如浮云



名利于我如浮云

《译海》编辑部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一五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1插页 215,000字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400册

书号 10261·257 定价 0.87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入美、英、法、俄、尼加拉瓜等国的译作共十篇，体裁风格不同，内容各具特色。其中《名利于我如浮云》描写一个黑人农学家历尽艰辛，埋头苦干，毕生为发展农业科学而献身的动人故事。文笔朴实，情节感人。《紫罗白红》写的是一个从澳洲到伦敦的来客，正要把偷窃他钱包的女扒手抓去警察局时，途中发现这扒手原来是个沦落他乡的被遗弃的妇女，遂引起了他的同情，甚至愿意带她回澳洲寻求出路。故事奇峰突起，不落俗套。

《围巾》曾获一九八一年美国欧·亨利小说奖一等奖。小说描写一个同母亲一起被关进法西斯集中营的婴儿靠吮吸一条沾上乳汁的围巾才得以延续生命的故事，从一个侧面揭露纳粹分子屠杀母亲和儿童的兽性罪行。《巴伦先生》是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的名篇，反映出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婚姻悲剧。构思精妙，语言生动。《八年间》描写一对恋人在八年之间发生的巨大波折，内容发人深思，文笔委婉动人，富有东方情调。《狂喜的牧师》描写一个英国奸商伪装成牧师，以花言巧语蒙骗农民低价出售珍贵的家具的故事，刻划出奸商那副投机取巧的嘴脸。

《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早已蜚声文坛的名篇，本书的译文是根据同名小说改写本译出的。《继承人》是俄罗斯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佳作，描写一对孪生兄弟因继承教堂座位而展开的一场纠纷，具有“辛酸感人的幽默”。此外还有反映拉丁美洲革命斗争的小说等。

目 录

- 名利于我如浮云……〔美〕罗伦斯·埃利奥特
王宗炎译(1)
- 紫罗白兰……〔英〕梅·金艾登
翁显良译(43)
- 围巾……〔美〕辛西娅·奥切克
赵辛牧译(69)
- 巴伦先生……〔法〕莫泊桑
张裕庚译(76)
- 八年间……〔泰〕威集·哇他干
觉民 春陆译(117)
- 安娜·卡列尼娜……
〔英〕弗·约翰斯顿 麦·威斯特改编
苏炳文译(142)
- 狂喜的“牧师”……〔英〕罗特·达尔
温德美 周启璋节译(246)
- 在黑暗中……
〔尼加拉瓜〕利桑德罗·查维斯·阿尔法罗
李颖惠译(267)

继承人..... [俄] 肖洛姆·阿莱汉姆
陈珍广译(276)

巴尔扎克的“外国女人”
[法] 安德列·卡斯特罗
肖熙幼译(292)

名利于我如浮云

〔美〕罗伦斯·埃利奥特

王宗炎 译

《名利于我如浮云》(Beyond Fame or Fortune)是闻名世界的美国黑人农业化学家佐治·华盛顿·卡弗(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1864—1943)的传记。

由于卡弗的科学研究，美国南部花生连年丰收——但却造成了灾难，因为生产过剩。

为了挽救这场灾难，他拿花生做原料，制出了蛋黄酱、乳酪、洗发剂、漂白剂、机轴润滑油、地席、金属擦光剂、木材染色剂、胶合剂以及各种各样的塑料。

他在黑人学院任教达四十年，月薪一百二十五美元。人家要给他加薪，他多一分钱也不要。

他反对抽烟。他说，“要是上帝要让人类把鼻子当烟囱，我们应该鼻孔朝天才对。”

他……可是我何必罗唆呢？还是让读者自己读一下这本出色的传记吧。

——译者附言

那帮人在晚上来到，当时狂风大作，到处一片呼啸之声。摩西·卡弗听见一路蹄声得得，立即知道来的又是那些昼伏夜出的蒙面马贼了。在南北战争那个严冬季节，这班家伙猖狂活动于密苏里州各地，抢牲口，劫黑奴，然后运到南方按战时的高价卖出。只不过几周前，他们已经光顾过一次了。他们扎紧摩西的两个大拇指，把人一拉就吊在树上，摩西老婆心疼万分，可只能瞪眼看着。

“黑鬼都到哪儿去啦？”强盗们大声地吼，接着就拿鞭子抽摩西，还拿火烧他的脚板。他家只有一个黑奴，是个名叫玛莉的青年寡妇，当时躲进了地窖。摩西知道，可是一声不吭。现在，在1862年这个冷飕飕的冬夜，这些当头太岁又降临了。

“到地窖去，快！”摩西对老婆喊了一声，接着就抬起发泡的脚，一步一瘸地摸黑到外边去。强盗那时还没进农庄，摩西以为玛莉要溜进地窖还来得及。可是推开篱棚门一看，只见她站在炉火旁边，面如土色，动也不动。小女孩美莉沙死死揪住母亲的睡衣，小儿子詹姆睡在床上，玛莉手里还抱着个男娃娃呢。

“跑哇！”摩西说，“眼看他们就要到啦！”

他一手抱起詹姆，往门口走去。“把女孩和娃娃都带来，”他回头叫了一声，“紧跟着我！”

可她并没跟着走。娃娃自从出生那天起就咳嗽得要命，至今没好过，这会子满屋寒风，她总得找点东西把他盖上。马蹄声越来越响了，她这里抓毯子，那里找毛巾，还没盖好，一群蒙面强盗早就冲了进来，一手把娃娃抢过去了。

一眨眼间，他们就把她双手捆住，拉到外边，一提就搁

在马背上。她冷得直哆嗦，苦苦哀求道，“求求你们拿毯子把孩子们盖上吧！”可是没人答应。强盗们都气咻咻地跳上马，刹那间就往黑路上飞奔。

“但愿上帝饶恕我！”摩西有气无力地对老婆说，“他们把玛莉抓走了！”苏珊把詹姆紧紧抱住，哭了起来。

摩西一向反对奴隶制度。他不象密苏里州别的农庄主那样靠黑奴干活，只因老婆再三撺掇，才买了一个。老婆说，她辛苦多年，吃不消了，家中里里外外许多零活，要有人帮帮手；同时，摩西到地里去的时候，家里有人作伴也好。玛莉这个黑奴是花七百元从邻居那里买过来的，她在摩西家快快活活地过了六年，可是摩西还觉得于心不安。现在他知道，要是玛莉找不回来，他一辈子会心里负疚的。

第二天早上，他骑马到钻石林去，后头还拉着一匹骏马。钻石林是最近的居民点，他在那儿找到了一个人，名叫约翰·边梨。据说边梨也跟那些强盗一起干过打家劫舍的勾当。

他告诉边梨说：“他们把玛莉和两个小孩都带走了。劳驾去找她们，我有谢礼奉送。这是我的最好的马，拿去替玛莉赎身吧。要是能把她送回来，我拿四十英亩林场答谢。”边梨下午骑马往南去，摩西回家等他。

六天过后，只见边梨冒着凄风冷雨骑马回农场来了，可是那匹骏马依然跟在后头。他似乎没带人回来，可一走进屋子，就从衣裳底下拿出一包又湿又脏的东西来。“我只找到这个，”他说，“死活可不知道啦。”

苏珊叫了一声，“原来是娃娃啊！”连忙把那包脏东西接过来，哆哆嗦嗦地把破布解开，仔细看看那裹在里头的娃娃。他的小脸已瘪下去，直发黑，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宛似一

出世就在窠里死去的小麻雀一般。苏珊赶快把牛奶放在炉上煮，接着又抱着娃娃跪在炉火旁边，解开那湿淋淋的衣服。摩西把煮好的牛奶取下，加上一点糖，然后接过娃娃，拿羹匙给他喂奶。起先娃娃不吃，牛奶直往下巴颏儿滴下去。后来他打了个嗝，微微哭了一声，才咽下一点儿。

“总算还活着呢，”苏珊说。

孩子呼哧呼哧地直喘气，边梨拿拇指头指了他一下。“只找到这个，我想不该要你的林场。”

“费心了，”摩西说，“把马收下吧。”

边梨点点头，表示满意。接着便告诉他们，为了追那帮强盗，他一直追到阿肯色州山区，后来就踪影全无了。这些家伙拼命往密西西比州跑，准是把玛莉和女儿都卖到下江去了。

“那么这个娃娃呢？”摩西问，“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噢，他们到了康威，就将他交给一个什么婆娘了，”边梨说，“这不值钱嘛。”

娃娃叫佐治，“卡弗家的佐治”。最初那几年，他年年都是死里逃生。凡是幼孩能犯的病他都犯过，而且每闹一场病都把他送到鬼门口。他咳嗽不停，声带绷得那么紧，说起话来就象受惊的小鸟那样吱吱叫。因为先前给吓坏了，神经受了损害，舌头不听使唤，说话老是结结巴巴的。可是凭着苏珊的耐心调理，凭着娃娃自己那神秘的坚韧性，他居然活下来了。

南北战争告終了。烧毁的农舍重建起来，地里也种上了庄稼。摩西告诉詹姆和佐治说，“你们俩解放了。所有奴隶

都获得自由了。爱到哪儿就到那儿去吧。”可是佐治不明白他的意思，詹姆也只对他傻笑。当天晚上，哥儿俩照样爬进草料棚，在那塞满玉米壳的床垫上睡觉，跟先前一般。

詹姆很快就长大起来，能剪羊毛，帮摩西晒干草，挤牛奶了。佐治还是一身病痛，因为怕冷，很少走出厨房。他整天跟着苏珊大婶，开始帮她扫地，洗盘子。可是不久他就学会鞣革，纺麻线，熏腌肉了。有一天，他还无师自通地编结起东西来，所用的材料是院里的火鸡毛和一个没拆过的破手套，这叫苏珊大婶很诧异。后来他又帮她把碎布缝成被套，苏珊让摩西看哪些是佐治的手艺，哪些是她自己的，摩西还分辨不出来呢。

佐治慢慢地长大起来，养成了爱独个儿溜进树林里的习惯。他跑到一条没人到的林间通道，大自然的一切奇珍异宝似乎都在那儿展现了。他剥开树皮，看那小虫儿怎么爬。他研究各种各样的野花，其中有的要向阳，有的在背阴地方也一样生长。他逐一察看那些甲虫、大小不等的石块、烟草虫和蜥蜴，觉得急需认识这个奇妙而复杂的世界，了解世界上的每一样东西。他问自己，雨点是怎么落下来的，蔷薇花又为什么有的红，有的白呢？

把土捏在手里，他觉得怪有趣。多年以后他说过，“人们禁止小孩玩泥沙，那就等于杀害这些小家伙。生命就在土里嘛！”他从没有什么玩具，也没有朋友，他的玩具和朋友就是那些树叶、羊齿草和形形色色的树根。可是，不大一会儿，摩西家的花木，都在他的手下茁长起来了。

夏天一个下午，邻居班咸太太埋怨说，“怎么我的蔷薇花老长不好？”佐治到她那院子一看，马上就看出个原因：

阳光不足嘛。他把花盆挪到别处，浇上水，再往邻居房子那里走，要告诉人家自己干了些什么。走到客厅门口，他不禁愕然止步：嘿，一屋子都挂满了图画，有树，有花，有胡子长长的老人，美极了。

班咸太太谢谢他，赏了他五分钱，可是佐治回到家里，一心只想着那些图画。当晚他找到一些商陆果，把黑色的液汁挤出，用手指蘸着，就在一块平板石头上画了个圈圈。这以后，他就不断地画画，拿一块铁片在石头上画人像，在平地上随便那儿画花朵的轮廓。

这个当儿，班咸太太的蔷薇开花了，她到处都夸奖卡弗家的佐治好本领。于是，别的邻居谁的花木长不好，也去找佐治。佐治给他们掐掉吃花心的小虫，浇上水，培上护根肥料。虽则是个小孩，可是人人都管他叫“花木大夫”。周围几英里地都传开，说卡弗家的佐治能医治花果百病了。

离农庄不远，有个蝗虫林村。村里有一家小学，课室只有一间。有一天，佐治跑到地里找摩西去了。

“我多早晚才——才能上——上学呢？”他问。

摩西擦擦脑门子上的汗，仰望蓝天，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按着佐治的肩膀告诉他，“那所小学，黑小子是不让上的。”

佐治发愣了。他万想不到，除了肤色比苏珊大婶暗一点，自己跟白人有什么两样。现在他猛然明白，自己是低人一等了。他伤心，他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只能跑到那没人到的林间通道躲起来。碰到这个晴天霹雳，他起先还竭力支持着，后来就干脆趴在地上哭起来了。

可是他求学之心不死。苏珊大婶从衣箱里七找八找出

一册识字课本来，教他学字母。几周之内，他已记住书里的每一行，能把字母念得滚瓜烂熟。苏珊还把着手教他写字，直到能写出自己的名字为止。

一个晴天，他跟着别人到八英里外的聂梳村去。在那里，他有个惊人的发现，回来一见哥哥，就结结巴巴地把消息告诉他：

“聂梳村有——有个学校，有个黑人小学呢！詹姆，我要到那儿去上——上学！”

詹姆从来不了解他的小兄弟——不了解他为什么爱拈花弄草，也不了解他为什么爱读书。可是他懂得，跟弟弟争论毫无意义。佐治要到哪儿去，谁也拦他不住的。

摩西·卡弗也知道这一点。佐治把自己的要求告诉他，他平心静气地说，“你要去，我不能叫你不。可是你要吃饭，要住房子，这怎么办呢？”

“我能——能替人家做饭，扫——扫地，烧——烧火嘛！”

摩西沉下脸来点点头，事情就这样说定了。苏珊大婶给佐治做了些玉米饼——外头是烤玉米面，里头是几片家制腌肉。一个秋天的早晨，她跟摩西、詹姆三人站在一起，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一声不响地看着那瘦溜溜的小伙子跨出大门，走进广大无边的世界中去。那一年是1875年，卡弗家的佐治才十四岁呢！

在聂梳村，卡弗家的佐治得到了玛莱娅·瓦金斯的收留。她这个黑人是助产士兼洗衣工，丈夫安德留打零工，夫妻俩无儿无女。她头一天看见佐治，——那是星期六，佐治静静

地坐在校门外的栏杆上等开门，——就相信这孩子是上帝给她送来的了。

“那小伙子告诉我，他老远来上学，是为了要弄明白下雪是怎么回事，一种花换了种子会不会变颜色，”这是多年以后玛莱娅回想起来说的话，“我说，你在咱们小学不会弄明白这个的，到卓坡林小学也不成，甚至到堪萨斯城那儿也许还不成就呢。不过我早就知道，他会弄明白的——到哪儿才弄明白就不晓得了。”

是玛莱娅让佐治改名的。星期一他头一天上学，玛莱娅告诉他，“到了小学，你可不能再管自己叫什么‘卡弗家的佐治’啦。你是一个人嘛，对不对？从现在起，你就叫佐治·卡弗好啦。”

“佐治·卡弗”听起来有点怪，可是他来到林肯小学——一间七歪八倒的瓦房——向那位青年黑人老师报到的时候，就说自己的名字是佐治·卡弗。那间小小的课室挤进了三十个学生，虽然寒风穿墙而入，个个穿大衣，戴手套，还有一股怪味儿，可佐治毫不在乎。他觉得日子过得挺快，放学回家，就面对书本，甚至在帮玛莱娅烫衣服，洗衣服，洗盘子的时候，面前还摆着一本书呢。

那年冬天他伤了三次风，上不了学，老缺课，心里怪难受的。为了给他解闷，玛莱娅有时把自己过去当奴隶的情况告诉他。那时她在一个白人种植园里，那儿的黑奴中只有一个能识字读书，别的都不会。黑奴识了字，人家就觉得靠不住，往往把他卖到下江去。虽然如此，那些识字的还是背地里教别的黑奴读书呢。

“你也得这么做啊，”玛莱娅告诉佐治说，“要尽力多

学点东西，然后就到外头去，把学到的东西教给别的黑人，这叫做报答。”

冬天又来了，佐治又伤风咳嗽，好些天上不了学了。不过这再也没关系——学校里教的东西，他早就学会了。跟着玛莱娅，他也信奉起上帝来，可是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老是叫他生病。也许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会身体好一点，病少一点——给那许许多多的问题找答案也容易一点吧？

他听说街上有一家人要搬到七十五英里外的斯各堡去，就请求把自己带走，他们答应了。1876年12月22日，林肯小学给他发了一张优异成绩证。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早晨，他跟瓦金斯一家告别了。

玛莱娅大婶眼望着他一步步走远，看不见了，就默默地祈祷：“主啊，让他上一所好学校吧。让他找到一位好老师吧。因为，主啊，这孩子想学的东西可多呢！”

佐治在美国西部流浪了约莫十年，东奔西走，到处打零工，就近上学，学到再没什么可学时就走。他在这里读几门课，到那儿再把它学完。为了谋生，也为了买新课本，他替人当厨工，砍柴，栽花，掸地毯，修水沟，敲铁钉，洗厕所，粉刷栅栏——有什么活就干什么。在斯各堡马车站附近，他找到了一间破小屋，每周租金一元。饭钱每周一元多，多一个铜子儿他也不花。后半天全部时间他都学小学的功课，晚上点起一支蜡烛，找到什么就读什么——厚厚的书本，专题小册子，旧报纸，传单，无一不读。

可是在斯各堡他看见了一个叫人毛骨悚然的场面。一伙杀气腾腾的家伙在村子广场上点起了篝火，从牢房里拉出一

个黑人，从头到腿浇上煤油，跟着就把他甩到那烈焰腾腾的火堆上。当天晚上，他一边打颤，一边收拾行李，离开了斯各堡，再也不敢回来了。

不论到哪里，他总是睡到破晓前就一骨碌爬起来，独个儿走到开旷地方去。曙光初照，他就往树林和山坡各处张望，每一种生物都教他入迷。他注视林间的黑土，田里的红粘土，亮蓝色的山坡，觉得要是能从地面上取得这些颜色，他就能画出极其绚烂的图画，比以往任何人都强。

麦收季节，他到各处打短工，捆麦子。他年年如是地东跑西颠，不知不觉地那个口吃病竟然消失了。

在堪萨斯州奥雷斯镇，克里斯托弗·西摩和老婆露茜收留了他。他们是上了年纪的黑人。克里斯托弗非常虔诚，每个星期天都上长老派教堂做礼拜，佐治要求跟他一块儿去，他非常高兴。《圣经》这书，佐治已经背上了大半本，如今他也成为一个长老派教徒了。可是他一辈子不分什么教派，只要是教堂便进去做礼拜。

1880年，西摩夫妇带领佐治到堪萨斯州西部敏尼阿波利斯游览，那是所罗门河谷里一个日趋兴旺、人烟稠密的小市镇，佐治终于在那里上了中学。这个时候，他才在“佐治·卡弗”这个名字当中再加上个字母，因为镇上有个人同名，弄得佐治的信件有时给送错了。他随便在“佐治·卡弗”当中加了个W，有人跟他开玩笑，问W可是华盛顿的简写。他笑着回答，“可不是？”可是他觉得华盛顿是开国元勋，他不便高攀，因此签名不写全名，只写“佐治·W·卡弗”，或干脆写“佐治·卡弗”，连W也不要。

在他中学快毕业的时候，玛莱娅大婶来了一封信，那是

极其用心地用印刷体写的。信里说，他哥哥詹姆得了天花，去世了，在密苏里州塞涅加地方安葬。

佐治掉下泪来，觉得自己真是伶仃孤苦，孑然一身了。他现在比早先更明白，为了詹姆，也为了自己，他得去追求那没达到的目标。恰巧这时又来了一封信，这让他充满了希望。

他先前向长老会所办的一所小规模学院寄去了入学申请书，那叫海兰学院，远在堪萨斯州东北角。几周以来，他心里老是七上八下地在等着回音。现在，在六月间一个晴朗的早上，学院的复信到了。信里说，佐治在中学里成绩很好，学院感到满意，已把他录取，秋季入学，从1885年9月20日起上课。签名的是校长邓肯·布朗牧师，神学博士。

整个夏天，佐治都想着入学在即，心里热呼呼的。八月底，他坐火车到卓坡林镇，再往南转到童年所经各地，怀着念旧之情兜了一圈。他到塞涅加给詹姆扫了墓，步行十三英里到聂梳村和瓦金斯一家作了最后一次的告别，然后到钻石林看卡弗一家，畅叙旧情。摩西大叔已年过七十，可还下地干活，不过苏珊大婶已年老体弱，少出家门了。佐治告诉他们，自己走了多少地方，见了多少世面，他们静静地听着，觉得这孩子真有出息。

他在妈妈先前住过的窝棚里睡了四晚，第五个晚上便坐火车上海兰学院。他兴高采烈地跨进校门，走到院长办公室。那里鸦雀无声，四下里都是图书典籍，暗色的桌椅擦得闪亮。他自我介绍道：“我是佐治·W·卡弗，老师。”

“干什么来的？”

“来注册上学。”